四庫全書

史部

翰林記卷五

明 黄佐 撰

到任燕會

本院官銓注後吏部題本以到任管事請有旨俞允具公服謝恩擇日詣外公署與同寮相見謂之到任本院自内閣學士至孔目皆出燕餞置盛筵於後堂用樂學士列坐於上新任者坐於前之左講讀坐於前之右餘皆旁坐公燕之盛葢諸衙門所無又數日

新任者四席比前務加盛若甲首則狀元出燕錢倍第二第三人其後併在一日同寮先設小席以待新任者序賔主東西列坐飲數行即徹去就新任者之席勸酬大率成禮而已然五品以上博士以下不預唯講讀史官在焉非舊典也聚金之燕或久乃舉行云庶吉士入館則内閣學士而下皆送至外公署備燕席待之諸士亦四席然不謂之到任者以非職官故也

考滿

本院官凡歷俸連閏計三年例給由考滿六年九年皆然先具脚色事蹟及過名有無呈掌印官以憑考覈乃往吏部相見六品以下循廊至堂上送迎待以殊禮五品以上冢宰迎至後堂賓主坐談送出移咨都察院掌院官皆迎至後堂坐談送出不計以崇卑云洪武十四年十月壬申定考覈之法翰林院等衙門為近侍不係常選官員任滿黜陟取自上裁盖未嘗往吏部也十六

年六月己卯吏部奏定考覈之制在京翰林院等衙門屬官俱從正官考覈各以功過稱職與否開具送部覈考從之永樂元年吏部奏准本院五品以下堂上官照例不考五年奏准詹事府六品以上官亦不考俟九年奏請黜陟而凡左右春坊司經局中書舍人俱不洛都察院惟吏部考覈而本院官猶洛都察院劄付河南道覆考稍與洪武時異矣近凡考滿皆吏部引奏復職六年亦然九年則考功司例差官送題作文不知起自何

時大率皆非祖宗禮待文學侍從之舊也九年考滿該
陞品級具奏取自上裁尚循舊典焉若考察之法或間
一舉行成化四年令翰林院屬官并帶俸官譯字等官
本院學士會同內閣考察弘治元年令翰林院官亦從
吏部考察十年令兩京官照例考察惟翰林學士不在
五品之例百餘年來儒臣未嘗玷清議自考察之典行
修撰錢福編修孫清蓋由茲退者夫惟祖宗之世日勤
晉接照臨雖遠不遺而何邇臣之能掩然既著為令甲

耳目有攸寄矣嗟乎慎名檢者盍自勵哉

遷轉

聖祖定本院官為近侍清貴之職凡遷轉皆出自上裁未嘗付諸銓衡百餘年來遵之不易然洪武中自本院官遷轉者多大拜二年十月以應奉睢稼為中書省參政十九年二月以待詔朱善為文淵閣大學士三月以檢討茹太素為戶部尚書二十七年九月以少詹事任亨泰為禮部尚書二十八年四月以編修齊麟為禮部

右侍郎盧原質為太常寺少卿六月命編修馬京署通政使司事已而拜禮部左侍郎二十九年正月以詹事府丞杜澤為吏部尚書左贊善門克新為禮部尚書又有依資格者三年十二月以侍讀學士魏觀為國子祭酒太史令劉基為弘文館學士十二年十一月以修撰迮原霖為通政司右參議十五年四月以正字魏德壽為春坊司直郎八月祭酒吳顒有罪以文淵閣大學士宋訥代之二十九年二月以修撰黃觀為尚寶司卿編

修張顯宗為太常寺丞凡此皆出自親擢故也又有止在本院者如侍讀學士朱升為學士之類永樂遷轉亦止在本院獨元年十一月為異典時舉人王偁以薦為檢討既命下上問左右曰檢討之下何官曰博士典籍侍書待詔問已除人否復以已除對上歎曰古所謂用人如積薪此類是也國家用人以賢以勞偁之賢既未可知勞亦未有而令賢有勞者居其下何以服士心遂命吏部凡翰林自博士以下皆陞職與偁同遂陞博士

張伯穎王汝玉典籍沈度潘畿侍書蘇伯厚待詔王延齡劉宗平解榮皆檢討其後內閣陞擢漸至三孤仁宣二朝任益隆矣事見前卷自是本院遷轉非九年考滿則纂修書籍名雖親擢實則循資格也惟正統末侍講楊鼎徐珵擢副都御史檢討王詢擢大理寺丞各廵撫河南山東貴州等處地方成化初修撰張頤擢僉都御史廵撫特殊餘惟始遷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轉則吏部尚書侍郎以至內閣不及他途云天順二年學士

李紹陞禮部右侍郎實出上命及履任公卿往賀吏部尚書王翺舉酒酹曰天選侍郎也前此倖進者多旨授故云然已而權幸不平伺間譖紹奏事多南音上曰大臣以德選何以聲音為會祭酒缺吏部請以紹兼領之上謂王翺曰吏部不可無此人其別選代之翺退語同列曰我不知李侍郎見重於上如此孝宗登極推恩宫寮擢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楊守陳為吏部右侍郎初當筆者猶擬南京上覽疏以筆塗去南京二字列聖禮重

儒臣若此者尚多姑記其畧

貤恩封贈

凡貤恩受封贈三年考滿及特恩始有之本院正官須給誥命取自上裁吏部奏聞其手本開寫合授散官并年籍脚色送中書舍人候書寫完備吏部仍具手本於御前用寶訖具奏御前頒給講讀以下官亦如之第用同寮勘給送吏部驗封司為不同耳其最異者洪武九年十一月學士承旨宋濂致仕詔贈其父原贈禮部侍

郎文招為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母宜人陳氏為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寺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妻賈氏封亦如之誥辭皆上所親製稱濂有曰德量之弘如千頃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天下榮之成化十五年少詹事兼學士王獻滿三載乞恩移封父母許之時制凡朝臣五品已封者即四品不封獻父已贈諭德於是加贈少詹事皆兼兩銜妣亦由宜人加恭人人罕與為媲時又工部右侍郎兼學士劉定之太常寺卿兼侍讀劉

翊以親老陳情未經一考乞貤恩給封誥詔從之弘治中禮部右侍郎謝鐸考績奏言祖母趙氏以節死請輟所得封誥移為旌典詔特表為貞節之門仍予誥命皆出異數也

改調外擢

吳二年修撰朱夢炎轉山西行省員外郎此改調外擢之始也洪武三年學士陶安出為江西行省叅政八年編修朱右以稽古不能詳上譴之出為晉府長史九年

編修張鳳擢廣西行省參政十六年八月以侍講學士李翀為浙江右布政使左春坊正字魏德壽為江西右布政使二十五年八月左春坊大學士董倫坐東宮事出為河南左參議自是近侍文學之臣或遂以為例而或有出自上怒者永樂初淇國公丘福以儲位未建請立漢王高煦上詔學士解縉定議立仁宗然秘未發明年立皇太子又明年福等所議泄於外高煦言於上曰藩府之舊泄者其惟縉乎遂出縉為廣西右參議又有

出自薦舉者正統元年正月大學士楊士奇舉侍講劉永清材堪繁劇出為廣東右布政使十三年十月侍講陳文亦以大學士高穀薦出為雲南右布政使成化二十三年司經局洗馬羅璟服闋至京師為鄉人所陰中調南京禮部員外郎弘治十一年庶子王世以事出為廣西左參政若太祖時起居注王禕出為南康府同知特賜金帶寵勞之後復召自漳州判為待制特歷試以難劇且出於寵勞非左遷也正德時學士張芮或咎其

無文名逆瑾用事遂出為鎮江府同知修撰何瑭以抗直不跪逆瑾出為開州同知大率本院官外擢皆升高位無有對品調者若王褘則出自聖祖親擢事體不同不宜援以為例也

降謫

洪武中本院官降職為屬官或國子及風憲等職元年十月以直學士詹同侍讀學士秦裕伯為待制此降職之始也三年十一月學士宋濂待制王褘坐失朝降為

編修八年七月降編修荅禄與權為典籍九年十月降編修朱孟辨為中書舍人十二年十二月降待制吳沉為編修十三年六月復官尋降典籍拜東閣大學士十六年八月降東閣大學士吳沉為侍書以進講後期考功監劾之故也尋改為國子博士十五年華盖殿大學士邵質降監察御史二十二年十二月降學士劉三吾為國子博士侍講學士葛鈞為助教三吾等受命授晉王世子經吏部侍郎侯庸劾奏三吾等在職怠惰而黜

降别用上曰儒者不任劇事俱令教國子未幾俱復職
二十四年鈞以稽古不稱旨仍降助教三十年編修景
清改御史其後侍講戴德彝編修尹昌隆亦然洪熙初
侍講李時勉以言事降交阯道御史修撰羅汝敬亦以
言事降河南道御史此皆内任者洪武四年八月侍讀
學士魏觀坐考禮不以時謫龍南知縣編修宋濂坐祭
孔子遲慢謫安遠知縣五年二月召致仕學士詹同等
至京師賜宴奉天門復同官觀與濂皆禮部主事十二

月擢觀國子祭酒濂太子贊善大夫此外謫復任之始也九年六月修撰朱善以家屬不完謫教遼東未至賜還鄉十五年三月謫編修吳沉為臨洮府渭原縣學教諭未行復以為典籍十六年典籍吳伯宗降太常寺丞不拜又除國子司業又辭忤旨貶金縣知縣正統中編修賴世隆坐事降浙江台州府經歷後召還已卒天順中修撰岳正謫廣東欽州同知未行復令編戍曹石譖之故也學士李賢亦外謫復留成化元年學士黃諫坐

罪降廣州府通判二年侍讀學士錢溥坐罪降順德知縣三年修撰羅倫以言大學士李賢奪情起復事忤旨降福建泉州市舶司副提舉五年編修章懋黄仲昭檢討莊㫤同疏諫上元燈火不宜令詞臣應制賦詩上怒杖之調懋及仲昭為知縣㫤為判官未行用給事中毛弘言改懋及仲昭南京大理寺評事㫤南京行人司副未幾倫亦召還時人謂之翰林四諫十二年學士江朝宗坐事降廣東市舶司提舉正德初修孝宗實録擠黜

大半修會典者亦退降其陞職於是侍讀徐穆等調南京員外郎亦有降知縣者皆以擴充政務為名事出逆瑾非上意也尋皆召復後編修王思直諫謫廣東三河驛丞上南廵修撰舒芬等以諫亦謫副提舉等官觀諸聖祖時降謫雖或不免而其牽復眷顧之恩與各衙門自不同矣優待儒臣夐出前代盖未嘗有一斥不復者此所以為文明之世也

起用

洪武元年起故元學士承㫖危素學士張以寧王時等至京師以素及時為侍講學士以寧為侍讀學士又起前起居注王褘為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十六年驛召金縣知縣吳伯宗除檢討尋拜武英殿大學士以薦舉失人出知三河縣復召還為檢討十七年上思用老成驛召前修撰朱善於家至則授待詔尋拜文淵閣大學士三十一年起前河南左叅議董倫至自雲南拜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前山西右叅政王景亦謫雲南召以為

侍讀又起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為侍講前御史解縉為待詔永樂二十二年八月仁宗起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學士黃淮於獄命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又起前司經局洗馬兼編修楊溥復其官尋陞學士正統四年查本院剩員檢討李紹等放歸田里期年驛召復任天順八年前修撰岳正自戍所召還未及用而上晏駕憲宗即位有詔仍原職吏部言當調南京有旨其勿調命充經筵官成化二年閏三月復順德知縣錢溥為

侍讀學士致仕尋起為南京禮部侍郎三年三月起用前學士商輅於內閣五年七月起前學士倪謙復職尋進禮部右侍郎六年復市舶提舉羅倫為修撰弘治初侍講謝鐸編修張元禎起於謝病編修王勑起自外謫為四川提學僉事南京禮部員外郎羅璟起為福建提學副使十年五月侍讀學士致仕程敏政前左庶子張昇皆復官正德五年逆瑾誅起南京兵部員外郎徐穆等為侍讀等官處州府同知張芮亦起為南京尚寶司

卿尋擢南京太常寺卿檢討劉瑞起自外謫為浙江提學副使十六年前修撰何瑭亦起自外謫為副使提學山西云

起復

國初隆重儒臣惟以孝德故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皆當丁憂未嘗奪情起復其起復者扣算年月以為差葢以詔臣子之移孝為忠也惟永樂中始有制中起復之事六年夏學士楊榮居父喪給傳歸既葬遂命起復是年

冬復居母喪奏歸守制時已下詔廵北京不許九年春奉命始奔喪遣中使護送榮還時洗馬楊溥侍春宫丁父憂詔奪情起復侍讀二十二年大學士黄淮丁母憂乞守制不許特命乘傳奔喪起復内閣視事洪熙元年大學士金幼孜亦丁母憂宣宗召修兩朝實録起為總裁官正統十四年八月修撰彭時居母憂忽校尉至門宣嗔入朝傳郕王令旨著時與商輅同陳循等辦事時具啓辭不允令奪情辦事内官促送入内閣乃去景泰

七年少詹事劉鉉養母死朝廷欲奪情力求終制從之成化初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詔留之臺諫不敢論說修撰羅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賢始以其言為然既數日倫上疏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卒不允七年四月有詔起復學士柯潛為祭酒具疏懇乞終制許之時內閣大學士劉吉罹艱起復侍講陳音勸使終制且與之書言當身綱常以先百僚吉終身銜之嗚呼昔嘗讀宋人起復

陳升之為宰相之制也未嘗不掩卷而三嘆息焉其言曰閔子經而服政先賢稱得事君之宜晉侯墨而即戎前志謂達變化之用嗚呼升之果如何人哉自羅倫之疏播傳於世此風稍革然正徳中尚有起復大學士楊廷和之命不果行云

恩澤奏改

會典云凡父兄伯叔任堂上官其弟男子姪有任科道者對品改調然未始改入翰林也天順元年右都御史

耿九疇子裕方為給事中建言父子同在要地非宜遂改裕為檢討恩澤奏改始此九疇尋坐事裕亦出為泗州判官正德中吏部尚書許進援九疇例奏改其子户科給事中誥為檢討監察御史讚為編修後進為逆瑾所擠於是調誥全州判官讚臨江知縣

添設

洪武十六年十月增本院尚書博士二人秩從八品以儒士饒仲恭張庸為之令仲恭於潭王府說書庸於魯

王府說書添設始此成化中改修撰羅倫為南京翰林院修撰倫養病而去二十三年修撰曾彦編修楊守阯同以秩滿有嫉之者俱陞南京侍讀食從五品俸弘治改元召還本院皆添設也然非初制矣

乞外

洪武六年編修孫作辭不拜乃乞外得太平府學教授七年編修張翀入對乞外命為南陽府學教授永樂中編修李貞為高州府學教授陳景著為福州府學教授

貞以痼疾景著以養母俱乞外而景著得任原籍云原
聖祖所以處之於風化之職者蓋優之也其後作復起
為司業翀復起為御史貞暨景著未久卒於任焉又其
後檢討潘畿黃約仲欲致仕不可皆告除本縣教授以
去英宗時始擇文學之臣出任憲司總學政正統元年
修撰王鈺自致仕起用辭疾乞外任詔擢江西僉事提
督學校未幾編修彭琉出為廣東提學僉事檢討陳璲
出為廣西提學僉事康政亦出為四川提學僉事自是

本院官乞外者後以為例成化中侍講焦芳編修敖山弘治中編修蘇葵檢討李遜學劉瑞正徳中編修余本檢討盛端明張邦奇皆然歴俸稍深則擢副使若葵則以事忤權貴而去者學士王鏊贈之詩有曰嚴生久厭承明直楊億俄成乞外書盖有所為而發

給假

在京官凡省親展墓歸娶及送子還鄉改莖先墓具有定制獨本院儒臣多出特恩宋濂事太祖壬寅年八月

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洪武初編修張藻仲歸娶
詔給驛舟并賜寶鈔七年十月皇太子臨大本堂召東
宫贊讀及諸王府侍讀凡二十五人立庭下諭之曰爾
等離父母去墳墓者三年矣今冬氣向深草木揺落寧
不惻然動懷土之情乎吾已為爾請於上宜各旋歸歸
即遄至毋久淹為也因出内府錢分賜以為道塗費永
樂元年七月侍講楊榮請告歸省詔馳驛往還十月榮
以妻喪復詔乘傳歸葬仁宗即位詔百官有親違離三

年以上者聽給告歸省於是大學士金幼孜首奏歸省其母左春坊大學士王英亦乞歸省皆俾馳驛往還賜賚甚厚宣宗初特詔翰林諸詞臣還鄉焚黃宣德元年三月學士楊溥得告歸省其母於時不得見者十有八年矣十月大學士張瑛給假省父侍讀曾鶴齡告歸省亦俞允宣德六年二月編修謝璉初考得貤封二親遂給假歸省正統初大學士楊士奇還鄉展墓甫數旬而還詔勞賚之於是侍讀林環侍講邢寛編修陳全江淵

龔錡皆得請二年十二月右諭德黎恬在任甫五年謁
告歸展先墓賜道里費給驛舟修撰連景賢展墓亦如
之三年六月學士李時勉以歷三年賜展墓五年二月
少師楊士奇奉勅展墓寵錫便蕃前此未有也是年庶
吉士雷復等亦歸省予告十二年四月學士馬愉以父
病乞歸省詔許之賜以驛騎并藥餌費實異數云天順
初洗馬兼修撰柯潛拜尚寶少卿兼職如故即告歸省
得允修撰黃獻入仕僅五年亦得賜歸省皆給驛往還

成化元年南京禮部尚書倪謙致仕而南其子編修岳
予告省親及謙疾再乞歸省因得終制二年大學士彭
時乞歸省詔馳驛往還太監許安致道里費長隨張敬
護送抵家未踰月手勅促還朝明年二月至上慰勞之
弘治中侍讀學士傅瀚在官二十四年矣上疏歸省許
之學士張芮右諭德蔣冕乞歸省母上皆許給傳焉編
修謝丕授官踰年給假省親亦從其請正德中編修孫
紹祖修撰唐臯乞歸改葬先墓詔允之檢討張星給假

送母南還亦從其請大率近侍衙門多沾恩賜而本院尤渥故予告之典亦多曠見者姑識所聞如此

侍親

皇朝以孝治天下侍養之典著在令甲其在近臣予告尤多洪武中太子贊善大夫和希文言於東朝曰小臣有母春秋之高八十有四矣無他兄弟以為養臣行年亦且六十雖有子僅四歲耳烏烏私情其能已乎言訖潸然出涕東朝以其言聞於聖祖詔許歸養焉此後侍

親者多見俞允不能悉記正統中則有檢討何瑄之屬皆終養起用弘治四年南京侍講學士張元禎以母老再謝病歸越五年召修會典遷學士充日講官兼侍東宮講讀數月以母憂去六年編修劉存業乞歸侍養以五年為期從之後存業起復先母而卒論者俱有遺憾

迎養

國初嘗令在京官員有親在者許迎養永樂中修撰羅汝敬之父以明就養京師朝上於奉天門見皇太子於

文華殿特加問勞命大官賜膳人皆榮之黃淮之父性
累封至右春坊大學士仁宗監國屢問安否嘗賜瓊玉
膏一器天順中李賢之父昇封少保吏部尚書兼大學
士以貤恩詣闕謝就養者數月及昇陛辭上特賜寶鏹
三千貫因顧謂賢曰先生已盡天倫之樂乎賢頓首曰
臣父子所以有今日者皆陛下之賜也迎養父母者尚
多有之而其特蒙優賜惟三數公為然

養疾

國初乙巳年春三月起居注宋濂卧病京師之官舍不入侍者六日上顧問近臣曰老宋起居何久不見耶因言其致疾之時上憂形於色曰宋起居純飭之士不參以分毫人偽侍十五年猶一日也不知何以有斯疾乎越一日又問病勢稍損否對曰如初越二日又問復對如初上惻然曰亟往傳命俾歸養金華山中父子祖孫驩然同聚疾必易愈愈且速造朝國家文翰庶有頼哉及宣上旨濂力疾起拜命越翼日陛辭上勑黄門内使

出大府金籍以束帛賜之自後候問之使相屬於道時方嚴肩輿之禁雖相國亦不之許特命造安車給健卒十六人以載此尤異數也又數日皇太子以舊學故復遣內臣存問賚以繒幣白金之屬又二日上道夏四月十七日始抵金華故居十八日具謝表一通進上并致書太子上謂太子曰此書汝當日誦一過復親御翰墨賜書褒答其文則上所自製字乃侍臣代書其外封九字內年月六字及花押封上之親筆也復出官局文綺白

金各一命太子署名緘封遣使者即其家以賜六月七日也溓之自叙如此聖明之禮遇文儒可謂隆矣宣德初大學士黄淮乞骸骨不許固請始令歸田養疾賜楮鏹萬貫陛辭加賜萬貫既歸遂乞致仕丁外艱賜祭塟以一品禮淮入謝賜遊西苑召淮之子采從行且特命乘肩輿登萬嵗山賜宴於山之麓淮獻詩以謝上悦比辭宴餞於太液池親洒宸翰製詩送之給路費賜金織紗衣一襲且諭之曰明年朕生日卿其復來如期至上留

之數月乃還又明年英宗即位淮入朝進香亦留月餘乃辭歸去正統元年編修楊珙養疾詔許之天順末禮部侍郎兼學士李紹為修實錄副總裁書垂成沾徵疾即上章求解任累不獲俞允成化二年八月上察其誠許暫歸候疾愈復來七年用洪武初起致仕尚書劉崧署司業例起為祭酒降勅召之未及門而紹卒矣三年編修張元禎謝病得允家居者二十年孝宗即位乃起為左贊善二十三年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學士彭華

始得風疾上命醫往視遣中官賜羊酒蔬米越三月辭
禄不許又三月詔令官賜麒麟服再辭辭益懇乃得俞
旨俾歸就醫藥疾已即來瀕行又賜金綺襲衣與疾出
都城過闕門匍匐稽顙因泣下沾臆而去弘治四年少
詹事兼侍讀學士汪諧疾作在告三月上疏請停俸給
不許每時節珍味即賜於家憲廟實録成以副總裁陞
禮部右侍郎明年復懇辭乃許之仍詔疾愈當復用十
六年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謝鐸以疾在告累疏乃

許歸就醫命給驛以行令有司俟疾愈奏聞蓋養疾得
給驛者惟本院遂為制焉

移疾

在内臣工或以事移疾者祖宗以來未嘗沮蓋順人情
以為治也惟成化初編修陸簡之叔刑部主事愷卒於
京邸簡移疾乞恩護其喪歸塟上特許之詞林皆高其
誼

辭職不拜

洪武初故元温州路教授江寧陳遇隱居於寧以謀臣
秦從龍薦召見上與語大悅即拜學士固辭不受命上
不之强也其後徵聘之士膺館職不拜者多從其請國
子學士蘇伯權擢國史編修官以瞶辭歸已而學士承
旨宋濂致仕將還上命舉可自代者即以伯權應詔既
至復固辭上憫其誠賜文綺賞之俾老焉天順中吳與
弼辭左諭德語在薦舉類皆高尚不事者也

優老

吳元年十一月詔以侍講學士朱升年老特免朝謁洪武二年以危素為侍講學士尋兼弘文館學士賜小車免朝謁七年五月命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詹同致仕六月復召以為學士承旨罷所兼職務以優之又以學士宋濂老而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親作馬歌令羣臣賡和示寵澤焉永樂中學士曾棨年踰六十老疾一日侍朝端引退上見之輒免當日朝宣德中上念先朝老臣尚書兼詹事蹇義大學士楊榮等四

人皆春秋高並賜勅褒諭命輟職務朝夕左右侍論議賜玉帶及御製詩畫以見優寵正統時學士王直累遷至尚書年近八十以上特詔免朝謁學士王英亦累遷至禮部侍郎上章乞休者屢次十三年八月上特陞英為南京禮部尚書謝恩之日內傳旨曰以卿久仕先朝多効勤勞進秩南京俾得安逸弘治十年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徐溥年七十以疾在告疏上辭不許命醫診視遣中使賜羊酒楮幣仍令風雨

及大寒暑免朝盖成周尊禮黄耇俾膳飲從於遊不啻如此

致仕優禮

洪武七年學士承旨詹同既復任欲以年請老不敢言上知之八月甲辰詔致仕官其一子曾召同入賜坐從容慰勞之夜漏下十刻始勅内官扶掖而出乙巳親製文一篇以賜九年十二月學士承旨宋濂致仕將行上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待數日姑徐徐行由是

留者數月十年二月遂辭歸瀕行賜鈔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以衣三襲上諭曰朕最慎於賞予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卿今年幾何矣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叩首謝上復曰大江漲不可舟宜循内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其孫中書舍人慎護行濂至家即拜表遣慎詣闕稱謝復上牋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上賜詔褒答謂忠良之臣勲榮既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卿得全耳濂辭時

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遂入朝越十有四日見上於
端門上佇想已久廷問屢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皇太
子諸王皆驩動顏色翌日上降勅特遣儀習奉醪膳諸
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籞咨詢
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禮之優羣臣莫敢望上嘗
喟然歎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四方皆知卿
名卿其自愛濂避謝不敢當凡所諫論皆古之格言朝
廷百官惟恐濂不見留寺人衛卒見濂亦皆以手加額

推排迎拜留凡七旬餘以歲暮力辭還復選中貴人賜

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上為之指畫既行數日上問其子璲曰爾父道中無恙否璲以安對未幾復謂璲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璲叩首謝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於是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彥良皆為詩歌以紀之八年正月修撰李叔允以年老乞致仕從之七月待制王僎致仕賜以綺帛給舟車還鄉十

年八月賜應奉陳傳還鄉御製詩文賜之十一年四月賜編修張美和致仕製文賜之有曰千載一遇古人之通言然全於始終者罕矣今卿善始善終不亦美乎八年七月賜待制王僎致仕十四年九月賜修撰趙楫致仕十五年十二月賜文華殿大學士兼左中允全思誠致仕並加優禮皆年老之致也十八年九月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遘危疾上命醫治月餘增劇遣其子逄掖詣闕上訴得告歸十九年二月左司直郎汪仲魯請老上

期秋至乃俞其請三月朏上御奉天門召仲魯至賜坐顧曰若知所以見召乎起對曰不知日昨期秋方許爾歸已乃思之若年光陰有限矧喘嗽誠未易痊今即還鄉無庸再來矣所戒者近侍之歸郡邑官或來見當閉門謝之否則筆之於簡俾僮僕示之答曰仲魯幸蒙聖恩予告還鄉理宜杜門謝客輸租應役則有恒制矣其敢以是自速厥戾如是則可以考終矣仲魯叩首謝明日陛辭而還洪熙元年春國子祭酒兼侍講掌本院事

金幣龔衣珏鏹給驛以歸孝宗即位少師兼大學士萬安等老當致仕上風之使退安居位自若勅遣中官解其牙牌乃去弘治十年少師兼大學士徐溥以目眚致仕上加優渥焉正德初逆瑾用事少師兼大學士劉健少保兼大學士謝遷皆致仕而少傅兼大學士李東陽獨留其和遷登舟見寄詩有曰天外冥鴻君得志池邊蹲鳳我何人蓋自傷也東陽於是調和其間瑾誅後累加至少師食正一品俸致仕歲時賜鮮及頒上尊珍饌

與任事時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致宴皆先是所未有者

宥過

本院刑名屬刑部山西清吏司及大理寺左寺糾覈過名則屬河南道御史然祖宗時禮待儒紳多見宥免洪武初有御史言學士陶安隱微之事者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但聽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為盡職乎不聽已而本院官以失儀見呵太子正字桂彥良奏言當取其長而畧

其短上曰不然吾因其長而後責其短以造其全耳九年十月壬午上御午門樓學士承旨宋濂編修傅藻等奏事由左門入監察御史吉昌等劾之詔皆宥之他日濂又以事情見責上製其誥詞有曰使爾檢閱則有餘用之施行則甚有不足盖惜之也二十二年八月監察御史秦新奏劾諸司案牘稽遲者請逮問之詔貸其罪以移文責報惟翰林院勿問二十五年閏十二月學士劉三吾自陳子婿户部尚書趙勉夫婦坐贓皆緣失教

胡儼以疾辭加授太子賔客致仕賜璽書褒美復其子孫詔給舟車賜楮幣為道里費未幾侍講余昂修撰桂宗儒以疾陳乞致仕許之英宗復辟大學士高穀懇乞骸骨上憫其老特允所請賜白金楮幣織金襲衣給驛舟送歸其鄉賜勅褒之學士薛瑄入閣數月見將臣石亨等竊美威福歎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乞致仕去成化十三年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商輅以疾致仕詔陞少保兼職如故賜璽書

自當引退以勵廉恥遂免其官明年九月復職永樂中侍講曾棨起復扈從同邑有坐奸黨事連棨者人以為危太宗特原之曰朕惜爾才也所居西長安門外家人不戒火延及禁門止亦以棨故不問編修楊敬便道過家有司奏其月支廩給擅使驛遞人夫上怒曰敬奉朕命奈何辱之詔不問水東日記云凡大班奏事有常規亦多所司預進事目惟正統戊辰狀元彭時謝恩以夜坐久誤入朝被劾上赦之國家之禮重儒臣如此

曲宥私親

永樂六年上北巡皇太子監國留左諭德兼侍講楊士奇輔導明年其同母弟羅京以事當徙北京為民士奇顧其子尚幼而母墓無守之者乃以情白仁宗乞留京不徙且言京兄弟二人兄從戍遠方京復當徙困苦流離有足矜者辭意甚懇切監國憫之遂以京給士奇并開羅氏軍籍學士楊溥江陵産也國初江陵人有南徼之戍什伍連屬楊氏亦隸籍焉其地在瘴鄉往戍者多

不得生還追逮無虛歲溥母甚厭苦之溥乘間以聞上
優詔復其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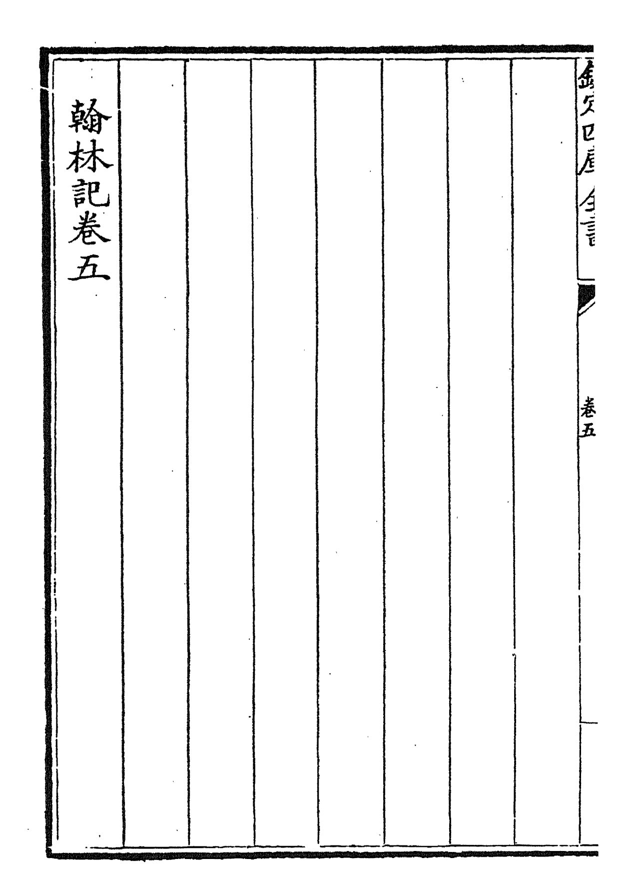
卹典

成憲凡學士大學士以一品兼者及贈一品者其歿也
賜祭四壇若父母妻則一壇以侍郎兼學士贈尚書者
賜祭二壇他官四品以下無有卹典惟本院最為崇異
洪武二十四年十月編修唐震卒於四川命禮部遣官
往祭之仍命還其喪於京師二十三年十月編修盧原

質奔父喪詔賜驛舟楮幣遣歸辛巳年九月修撰王艮卒遣禮部左侍郎黄觀諭祭宣德七年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王英丁母憂上命禮部賜祭工部造墳遣中官阮童護之奔喪尋奪哀還朝成化四年學士柯潛丁父憂有司請賜祭有旨并與葬六年正月復丁母憂朝廷聞知遣官諭祭五品父母有卹典自潛始也七年左庶子兼侍講徐溥丁父憂特遣官賜祭十三年溥以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丁母憂賜白金楮幣及葬祭二十年侍講

學士李東陽丁父憂賜祭一壇正德初學士張芮以宫

恩加從四品俸丁母憂特賜葬祭



翰林記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翰林記卷六至十二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王嘉曾

謄録監生臣湯安泰

謄録監生臣許蔭培

翰林記卷六

明 黄佐 撰

朝叅

凡朝叅洪武中常朝御謹身華蓋奉天三殿命本院官序立居文武第一班之後稍近上便於觀聽不許攙越每遇上御奉天門則立御榻之左皆常服朝朔望上御奉天殿具公服隨班行禮畢詣文華殿朝東宫云永樂初令内閣儒臣侍朝立金臺

東御三殿皆陞殿賜燕宅憂則御西角門如常朝奉天門之制正統初内閣官始移下貼御道東序立本院官則序立丹墀之東第一班後御西角門亦如之若午朝晚朝之儀洪武時無可考者永樂中午朝御左順門既陞御座内官設案内閣及本院侍班官俱于案西序立晚朝或御右順門儀節亦如之宣德以後止御早朝退御便殿景泰中復御午朝而晚朝遂廢大學士王鏊論視朝曰在易泰之象曰上

下交而其志同否之象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下之情達於上上之情達於下所以為泰不然雖有國若無國矣故曰無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也君臣相見不過視朝數刻遥相唯諾君或不識其臣臣或不交一言於君上下從事不過章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把持而已非獨沿襲故常亦其地使然何也本朝視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絶威嚴赫奕將軍持鈚御

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奏上特是之命所司知之而已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絶雖欲言無由言也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内朝之法盖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曰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内曰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説者以為視朝而視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漢制大司馬左右前

後將軍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盖外朝為尊中朝為親也唐皇城之南一門曰承天正旦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視朝在焉盖古之中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盖古之内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武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

謂之輪對則必及時政利害内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執盖亦三朝之遺意焉夫天有三垣天子象之中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國朝朔望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治朝也而内朝獨缺然非缺也太祖太宗時華盖謹身武英等殿筵宴奏事則内朝也而今久不御三殿深嚴人臣鮮或窺焉故上下之交絶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臣愚欲於常朝之外於便殿之側倣古

內朝之法或三日或五日一御焉外朝或可間歇而內朝必以時舉六部諸司以次奏事上隨意決之難決者或從容問之大臣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五日一員上殿輪對或不時召見凡謝恩朝見之類皆得上殿咫尺相對畧去威嚴上不難於問下不難於對人才之賢否政事之得失風俗之美惡閭閻之疾苦古今之治亂皆得畢陳於前如此則上下之情可通內外之壅蔽可決天下之事將無不可為者

侍坐

洪武三年七月禮部尚書崔亮奏准凡大朝會賜宴文官三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上殿者賜坐墩其退朝燕閒行幸之處勛舊之臣文學之官賜坐者仍加絨㡡繡褥九年定學士承旨於六部尚書之上學士在光祿卿之上侍講學士在侍郎之上時正官列卿先侍郎故也其後學士雖五品猶先尚書焉十六年十一月甲寅詔定朝參官員坐次凡奉天門賜坐六部侍郎應天府尹

國子監祭酒翰林院官諫官僉都御史坐於西角門東
向若華蓋殿坐於鹿頂外東西向永樂以後御三殿或
便殿行幸無不賜坐者惟仁宣二朝始以尚書侍郎兼
學士官於是學士非兼三品以上職者乃坐其下英廟
以來接見儒臣之日少故侍坐之儀遂廢若大祀天地
次日慶成大宴羣臣學士陞殿侍坐在文職四品之上
本院及詹事府坊局經筵官在六科都給事中之上中
左門序坐修撰等官在六科給事中之上本院帶俸官

在太常寺博士之上詹事府主簿通事舍人在鴻臚寺署丞之上丹墀中序坐正統二年特命侍講一人升殿列學士之下成化四年令修撰等官凡近侍風憲者另别於丹陛下之東西稍北而庶吉士與焉

殿上侍班

常朝御謹身華蓋奉天三殿百官行叩頭禮畢本院官用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讀侍講修撰編修陛殿侍班洪武二十四年三月辛未詔文武官除分詣文華

殿啓事外凡遇陞殿合用履鞋照依品級侍班有違越失儀者從監察御史儀禮司糾劾東班則六部等掌印官本院官及春坊學士尚寶司西班則五府等武官及給事中中書舍人正統以後惟萬壽聖節冬至正旦大朝賀及頒詔進實録册立册封始御奉天殿其侍班惟用修撰編修檢討等官四員是日早具朝服履鞋偕禮部鴻臚寺及導駕給事中糾儀御史等官最先入循殿旁至華盖殿前候上出鴻臚寺官奏執事官行禮禮甫

畢即趨出復從殿旁趨出奉天殿內北向立候雙炬自中前導則駕至矣及上陛寶座導駕官分東西立定趨至寶座之東西向與中書舍人對立侯行禮畢自殿門以次趨出若東宮千秋節及冬至正旦朝賀亦用修撰等官二員與春坊司經局官對立侍班於文華殿行禮云

奏事

洪武三年七月己亥禮部尚書崔亮奏凡諸儒官於御

前奏事或進呈文字恐有口氣體氣須退立二三步毋輒近御案凡立必於東西隅不得直前制曰可永樂四年令六部及近侍官有事當商畧者皆於晚朝陳奏景泰二年令午朝翰林院先奏事學士周叙嘗言於景帝曰臣自永樂以來職叨班行伏見太宗仁宗宣宗臨御之時大班既退即於門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幾不泄成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獨立在旁於是

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或有召對亦不敢詳盡以致釀成今日之禍宜令羣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上止與對者相知他人皆不得預聞庶得吐露肝膽而不宣泄於外然竟莫能行今按三朝聖諭録所載曰翰林諸臣奏事右順門又曰上御西角門翰林諸臣奏事退如此之類不一而足當時君臣相與蓋可見也

便殿入奏

國初信用儒臣謁見無時每出御奉天門諸司有奏事

常規退御便殿有特以事入奏者許徑入洪武二十九年五月戊寅初命詹事府翰林院尚寶司中書舍人六科給事中儀禮司於午門内出入者各給牌為驗已而罷之使近侍官得日至便殿奏事永樂二十二年八月楊士奇新改華蓋殿大學士謝恩畢聞惜薪司奏准循歲例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觔供宫中香炭之用士奇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上望見士奇笑謂蹇夏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言

詔下裁兩日今聞惜薪司傳旨賦棗八十萬觔得無過多是雖歲例然詔書所減除者皆歲例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即命減除四十萬觔即其事也至正統時遂廢景泰中侍講劉定之抗疏言凡政事有早朝未及决者宜日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疇咨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遵而

行之則剖决萬幾日益以熟審察百官日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無事但以奏本進入旨意批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底於雍熙也疏上不省今按聖祖時出入禁籞以至臨朝侍臣無不從者有所擬議欲修播告則翰林院官承旨草制中書舍人當御謄寫謂之副墨尚寶官用寶即時發行若有憸邪在側或事當糾駮則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抗聲於御前執奏謂之對仗彈劾定之所云與王鏊

論視朝互相發然猶未詳及於此採而行之以復成憲是在今日

入直

洪武永樂洪熙宣德四朝近侍官輪班入直若本院官則日在館閣吳沉劉三吾胡廣楊士奇胡儼王英王直輩嘗有內直倡和詩偶記曾棨東華門內新館初成入直有作云東華樓觀鬱岧嶤高閣新成抗碧霄秘府圖書金作匱御溝流水玉為橋草分翠色承殷輅鳥弄歌

聲和舜韶㒒直幾回清坐久隅簾時有御香飄蓋當時
車駕嘗臨幸館閣故也不獨宣召燕對與供奉文字而
已
留宿
洪武三年將剖符封功臣下學士宋濂議五等封爵召
宿大本堂討論達旦永樂中内閣七人者常召至燕寢
論事或命假寐至達旦乃出及太宗上賓仁宗命尚書
蹇義夏原吉學士楊榮楊士奇侍讀王直侍講王英同

定大喪禮議國政宿内閣者凡七日正統中三殿新成學士楊溥受命草詔夜直東閣作詩紀其事有奎宿光臨東閣邃觚稜影接北辰高之句云

侍遊禁苑

聖祖製大誥首以君臣同遊為言故當時儒臣每得侍上遊觀禁苑而亭臺樓閣靡不登眺相與笑談一如家人父子凡以通上下之情而成天地之交也學士宋濂嘗侍上後苑觀穫上曰農事成矣對曰國以民為本民

以食為天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生民之艮苦實盛德也洪武六年正月丙午上御武樓之便閤召御史中丞陳寧太子賛善大夫宋濂賜坐左右上談嘉祥之應勅中貴人取所儲膏露於宫中俄盛以翠甖跪進玉潔珠圓世所未覩也已而詔舁爨器至用金杓煉水二升火既匀水勢成濤上起自龍帳中親啓甖以按須臾融化與水為一上取杓傾瀉二内侍舉幕承之查滓已净重漉以絳紗囊上飲一爵而分賜寧與濂焉且曰此天

地至和所凝也卿等服之去沉痾而享遐齡寧等飲畢奠爵於几頓首而退賦甘露漿詩以侈其榮瀌在上前所陳說不為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嘗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邪一日上問曰卿昨飲酒座客為誰饌為何物瀌悉以其實對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久益厚之每燕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永樂中學士解縉胡廣等七人從上幸北京每令節燕間

扈駕登萬歲山侍宴廣寒殿泛太液池以為常廣等多為歌詩以紀之宣宗時宸遊尤多宣德三年三月庚辰上命尚書蹇義内閣學士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同遊萬歲山許乘馬及將從者二人既入東上北門乘馬及乾寧門下馬步出度橋中官導引登山周覽復賜登御舟泛太液池賜茶及素羞十餘品而凡蕩槳持楫者皆中使倡和合律既而抵新建圓殿地勢奇勝金碧照耀恍若身在蓬萊宫闕有間上乘馬至慰勞甚周皆叩

首稱萬歲上大喜徘徊久之特召士奇榮諭以天下無
事不可流於安逸而政務之暇命卿等至此以開豁心
目庶幾古人遊豫之樂不在拘檢也士奇榮叩首稱謝
而退傳諭羣臣方憑檻觀中官挐舟網魚復有旨人賜
御釀玉醅一甌飲既復命乘馬遊小山行一里許上乘
馬繼至羣臣匆促將下馬迎特旨勿下諭中官人賜鈔
三千貫從者人三錠且令中官陪至小山飲饌盡醉而
歸駕遂回未半里遇池中水鳥羣飛上親發一矢中一

鳥墜馬前諸臣方入小山門遥見中官持鳥至傳命賜義等炙食之羣臣望闕叩首謝遂徧遊小山觀二獅子滾毬并金龍噴水水簾及曲水流觴之處皆雕琢奇異布置神巧莫不讚歎良久乃退坐松栢間享酒饌皆珍奇之品中官相與勸酬甚歡酒未闌人賜鸚䳇杯將徹復賜從者酒食皆醉飽而歸及出西安門天已暝抵家則漏初下矣朔旦義等方相率詣御前稱謝而中官傳旨免謝云士奇與榮皆為詩以紀之七月十有一日召尚

書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同遊東苑夾路皆嘉植前至一殿棟宇宏壯金碧焜燿其後瑤臺玉砌奇石森聳環植花卉香藹穠郁引泉為方池上玉龍高盈丈噴激下注入於石渠直透殿內兩旁石溝之首圓轉各有二竅並列其一水貫其中委曲縈迴復流至第二竅乃入於池直通殿外石池之中奇石屹立不假雕琢宛若升龍之狀上四竅以通泉脈而常閉之啓其竅則水皆湧出直上盈丈與殿後石龍吐水相應池南又有臺高數

尺森列異石植以花卉紛披掩映殿陛前有二石左如龍翔右如鳳舞天然奇巧宛若生成初上御殿中召義等語政務良久乃曰此旁復有草舍一區乃朕致齋之所非敢比古人茅茨不翦之意然庶幾不忘乎儉矣卿等可徧觀於是中官引至一小殿梁棟椽桷皆以山木為之而覆之以草四面闌楯亦然不加斲削少西有路迂迴入荊扉則有河石甃之河南有小橋覆以草亭左右復有草亭亦東西相望宛若台星杭橋而渡其下皆

水游魚牣躍可觀中為小殿有東西齋有軒以為彈琴讀書之所悉以草覆之四圍編竹籬籬下皆蔬茹匏瓜之類觀畢上臨河命舉網得魚數尾命中官具酒饌賜魚羮既而召至前賜以金帛絲環玉鉤等物遂賜宴於東廡珍羞異味不可勝紀復被旨令各盡醉而歸則暝矣士奇賦四言詩九章曰齋宮曰圓亭曰方沼曰翠渠曰黛峰曰靈泉曰御苑曰嘉魚曰瑞匏榮亦賦長歌次早進謝焉七年七月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

臣侍命周覽都畿山川形勢既畢上諭以元興替之故曰兹山兹宇順帝所日宴遊者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紂之跡周之監也上曰然正統景泰中盖鮮聞矣英宗復辟始與諸大臣同遊天順四年四月十六辰刻上御南薫殿召尚書王翱李賢馬昂學士彭時吕原五人入侍命内侍三人鼓琴上曰琴音和平足以養性曩在南宫自撫一二曲今不暇矣所傳曲調得於太監李永昌永昌經事先帝最精於琴是三人者皆不及也賢等

對曰由此不輟亦可精矣因皆叩首曰願皇上歌南風之詞以解民慍幸甚上起入賜鑲鶴頂博帶一條皆親舉授五人者皆叩首而出嘗觀君臣之際上貴致其禮下貴盡其誠若私昵媟褻流連光景殆非聖祖所謂同遊之初意也已

燕飲賡和

洪武二年十一月二十有二日上御外朝召學士宋濂侍講學士危素侍讀學士詹同直學士陳桱待制王褘

起居注魏觀吳琳列坐左右既而命本官進饌賜封酒飲之上屢盡觴中官承旨宣勸甚力濂數以弗勝桮杓固辭上曰卿但飲無傷也酒終上親御翰墨賦冬日詩一章復繫小序于首命各以詩進濂最先褘次之觀琳桱同又次之素最後詩以民瘼為言上曰素終老成其有軫憂蒼生之意乎於是各沾醉而退六年開局禁中修大明日歷十一月十五日前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基偕學士宋濂詹同侍上燕乾清宮之便閤同被酒而還

時繕書監生黄彔在館同愛其有俊才賦詩贈之字大如筆少選奉御傳宣召瀌等赴右順門會上適乘步輦而至同餘酲猶未解上謂之曰卿醉猶未醒耶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黄秀才謂昶也上曰詩何在同對曰在史館中上顧瀌亟取之既上奏上笑謂瀌曰朕即和同詩卿當為朕書之瀌於是受命書焉同詩不過稱昶才美而御製之詩則并及君臣燕飲之故瀌歸與昶言之以為詞壇盛事八年八月甲午上觀於水硒尹程

秋水賦言不契道乃更為之賦成召學士宋濂等觀之且令各撰賦以進濂率同列撰成詣東閣次第投獻上皆親覽焉復寘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勑大官進天厨奇珍内臣行觴觴已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出跪奏曰臣荷陛下聖慈賜以醇酎敢不如詔第臣年㒵邁恐不勝杯酌志不攝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上曰卿姑試之濂即席而飲將徹上復顧曰卿宜更釂一觴濂再起固辭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濂舉觴

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上嘆曰男子何不慷慨為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强一吸至盡上大悅瀛顏面變赬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上復嘆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黄綾案進上揮翰如飛須史成楚辭一章瀛既醉下筆傾欹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上遽召至前命編修朱右重書以遺瀛遂諭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安樂太平之盛也瀛行五拜禮叩首以謝上

更勅給事中宋善等賦醉學士歌云宣宗尤喜為詩初即位起學士李時勉而任用之一日幸文淵閣賜諸學士飲呼時勉謂曰卿非朕安得飲此酒時勉頓首謝他日侍遊東苑上賜時勉酒酌以上所御金甌時勉頓首辭曰臣可與陛下同飲不敢與陛下同器上悅命易以銀爵既醉上出御製詩俾賡之宣德六年萬壽聖節上御製詩一章賜尚書胡濙蹇義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且曰朕茂膺天命惟爾四人賛翼之功賜宴盡歡而罷明

日士奇榮各奉和睿制以獻又嘗與大學士黄淮燕飲於萬歲山淮獻詩他日陛辭復燕飲於太液池御製長歌以贈焉語在第五卷嗟乎虞廷喜起賡阿遊歌其嚮不聞久矣至我朝而續夫燕所以示慈惠也詩所以道性情也燕飲賡和之際而至情藹然逥出千古祖宗盛時上下之交有如是哉

召對

祖宗以來於凡燕間之際執政大臣左右近侍時常皆

得接見自英宗以幼冲嗣位此禮遂廢惟有大事則傳
奉召之問對一二語遽出因襲以為故事景帝時壅蔽
尤甚及英宗復辟始知其由乃親决章奏日與大學士
李賢議之賢據便殿入奏舊規每朝退獨留不待呼召
徑詣上燕閒入見以承顧問然同列彭時呂原恒不得
與焉上嘗謂景泰全然不理政務或用人陞官明日謝
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
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不與大臣相接商確治天下之道

所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也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觀英宗聖志蓋勵精求治而賢不能同人致交有功為可憾耳李東陽曰東陽自乙卯承乏內閣時孝宗皇帝臨朝淵默自朝參復命經筵日講之外罕接天顔凡有擬奏陳說答問之類每用本票揭帖大則具題本雖日積月累往往不能盡弘治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朝食前忽遣司禮監太監韋泰馳至閣亟呼曰宣四先生叩其故曰不知臣溥臣健臣東陽臣遷

亟具衣冠至文華殿叩頭畢上曰近前於是直叩御榻
司禮監諸太監皆環跪於案側上曰看文書諸太監取
本付臣溥臣健又分置硃硯硃筆授片紙數幅於臣東
陽臣遷每一本上曰與先生輩計較臣溥等看畢相與
議定批辭以次陳奏得允乃録於紙上以進上覽畢親
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皆應手疾書宸
翰清逸畧無凝滯有山西巡撫官本上顧曰此欲提問
一副總兵該提否臣溥等對曰此事輕副總兵恐不必

提止提都指揮以下三人可也上曰然邊情事重小官亦不可不提耳又禮部本擬一是字上曰天下事亦還看本内事情若止批一是字恐有遺失因取本閲之則曰是只須一是字足矣又一本臣健奏曰此本事多臣等將下細看擬奏上曰文書尚多都要一看下去也是閒就此商量豈不好皆應曰諾上指餘本謂左右曰此皆常行事不過該衙門知道耳乃皆叩頭退上復謂左右曰喫茶出文華門尚膳監官捧茶以俟韋太監喜曰

恭已具矣葢時出急召未有宿辦也自天順至今四十年先帝及今上之初間嘗召内閣不過一二語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因得以窺天質之明睿廟算之周詳聖心之仁厚有不可測量者如此自是平臺煖閣稍稍召對并及部院大臣詢其政務若欲復祖宗之舊者及孝肅太皇太后之喪議禮考文久或移晷多或連月藹然家人父子之情顧上既明習國事天語嚴密議論層出或累數十句臣下雖承造膝欲盡一二語至無間可入或

不竟其辭而退退而尋繹所受亦不能悉記也議者以為孝宗若久於天位非惟奏事之制可復而隆平之治且成矣

召慰

編修楊士竒始入内閣每敷對望見天威猶有懼色太宗召而慰之曰朕知爾文學親擢於此爾但盡心勿自疑畏英廟既復位退御文華殿召大學士高穀學士商輅謂曰朕在南京知爾二人無偏向心如今正要用

爾好用心辦事成化四年彗見言官劾內閣大臣商輅等遂求退奉旨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至詰責言者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商輅有何不可欲加譴謫輅奏言臣嘗勸陛下優容言官已荷嘉納如修撰羅倫輩復請召用今因論臣而又責之如公論何上以為然乃釋言官不問而召輅至御榻前慰勉再三祖宗之禮貌儒臣往往如此

召示文翰

太祖皇帝嘗出御製詩文以示詞臣太子正字桂彥良即於上前大聲誦之琅然左右驚愕學士承旨詹同私戒之上知之謂曰儒者事君正當誠意毋事矯揉也又嘗出御製勅使彥良指摘彥良受命盡言稱上意焉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御註尚書洪範成先是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乃自為註至是成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為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

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指為註朝夕省覽三吾對曰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平者也宣德七年七月宣宗燕閒閱内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鑒此朕愛斯圖為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書於

圖之後九年十二月宣宗退朝御文華殿召少傅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聖論皆當直得古人精藴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對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上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朕不為忤

翰林記卷六

翰林記卷七

明 黄佐 撰

議禮上

祖宗時凡國家禮樂制度皆命本院儒臣議而行之咸取自上裁洪武元年二月壬寅朔中書省臣及學士陶安等進郊社宗廟議曰圜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安等奏天子大社必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若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

天陽也今於壇創屋非宜若祭而遇風雨則于齋宮望祭上是之又定宗廟時享之禮安與侍講學士朱升待制詹同等奏漢以下廟皆同堂異室四時皆合祭今四廟特享宜倣之上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如古制二年三月戊戌朱升等奏勅撰齋戒文大祀四日戒三日齋凡七日中祀三日戒二日齋凡五日上命凡祭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是為生靈祈福下令百官一體齋戒若自有所禱不關于民者

不下令八月定大祀受誓戒九月乙巳詔以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及壽星五神為中祀命翰林院撰文七年六月乙卯上以大祀終獻畢方行分獻於禮未當用宋濂詹同議以上行初獻禮奠玉帛將畢分獻官行初獻禮亞獻中獻皆如之八月辛酉監察御史答祿與權請行禘祭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為虞夏商周四代世系明白其始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自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謂禘祭不

過合已祧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大祫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祖之所自出是則莫知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於禘祭之禮似難遽行上是其議八年十一月乙丑詔翰林院考定大祀登壇脫舄之禮學士樂韶鳳奏祭日大駕臨壇入幕次脫舄升壇執事等官皆脫舄於外以次升壇供事協律郎樂舞生依前跣韤就位祭畢降壇納舄從之十二年正月乙卯合祀天地於南

郊詔翰林儒臣紀其事九年五月乙丑將有事於方丘適有晉王妃之喪上命宋濂考古制以聞對曰郊社之禮國之大事聖人所重雖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示有尊也二十五年六月戊辰以皇太子喪時享在邇命翰林院禮部議之學士劉三吾等奏王制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不敢以卑廢尊宋真宗居喪易月服除之明年遂享太廟祀天地服衮冕車輅儀物音樂緣神事者不廢其鹵簿鼓吹諸樂皆備而不作定議天地社稷先師

歷代帝王等神宜如宋制惟太廟先祖神靈所在國既有喪而時享用樂恐神不樂所宜亦備而不作從之已而上自以己意定郊廟禮樂庶吉士解縉嘗上疏言六經残缺莫甚於禮樂宜正禮經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又言祀天宜復埽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可以肆俗樂上嘉其議先是洪武二年八月詔天下郡邑舉素志高潔博通今古練達時宜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禮送至京纂修禮書二十年十月諭禮部集諸儒

臣寮尊卑禮儀舊制重加删訂凡二十六條行之改元之初即定釋奠先師仲春仲秋二上丁日降香遣官祭於國學又詔定親征遣將諸軍禮及官民喪服之制又定太歲風雲雷雨岳鎮山川城隍諸神祭禮其冠禮皇太子冠翰林院撰祝文祝辭因定天子冠禮尋定皇太子親王及士庶婚禮俱本院偕中書省臣議上其王國禮樂及合祀山川之儀則本院禮部與王府官議上遂命燕齊祭東海齊魯祭東鎮秦蜀祭西海晉祭北海

若晉王妃謝氏喪秦愍王喪懿文皇太子喪孝慈皇
后喪則專詔本院定議以聞成穆貴妃薨詔本院稽古
典定喪服之制令父母俱斬衰三年子為庶母服朞年
書成須行曰孝慈録又考議陵寢朔望節序之祭及祭
前代忠臣用便服行禮等節目亦皆本院所定今見於
諸儒所纂大明集禮洪武禮制等書雖損益古今之宜
然多出自聖意衆莫敢違也雖敢言如解縉明指其非
古然上亦未嘗以其異已而罪之也夫以異已者為罪

則必以迎合者為功則是禮樂自臣下出也於戲聖祖之慮之遠如此

議禮下

開國之初命儒臣議定郊祀等大禮承平後雖時有所損益不過喪塟祧祔名號宴賀儀文度數之屬永樂十一年十二月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上召禮部及本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既然同日免

賀為當上顧問翰林諸臣古有日食行賀禮否楊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宰相吕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遼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上遂免賀及宴仍賜百官節鈔十四年十一月周王𤋮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謁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上命東宫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上遽召楊榮金幼孜楊士奇問謁

陵展敬之位如何士奇對曰周楚二王屬尊當列稍前兩傍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殿下亦居中列於東宮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宸翰所書正與所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足之遂遣鴻臚丞周昇馳賫赴陵俾率行之二十二年九月禮部尚書吕震言於仁宗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倣漢制釋

縗易吉服奏已士奇謂震曰今喪服未可比此例盖洪武有遺詔且仁孝皇后崩太宗皇帝在上縗服後仍服數月白衣冠絰帶今上於皇考乃遽即吉乎時黄淮議同士奇然不敢明言忤震震出忿言尚書蹇義從旁解之曰渠言當理國家事公豈應偏執已見請兼取二説明旦皆素衣冠黑角帶遂偕六部都察院具奏報可明旦上素冠麻衣絰帶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餘皆從義等所定朝退上召蹇義夏原吉及

士奇等諭曰吕震昨奏易服云皆與汝等議定然後奏時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梓宫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有言始知震妄士奇所執是因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臣聽其便十二月庚午百官習新正儀於海印寺用樂明日士奇等進言近禮部與臣等已議定新正朝儀不用樂昨日習儀所仍用樂不改今四方朝覲官皆集於此觀禮乞勑禮部設樂不作不報盖入吕震

之言也楊榮金幼孜皆欲已榮即趨出士奇與淮不可三人遂復進言夜漏下十刻未得旨不肯退遂有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正月二日特召士奇等四人至奉天門諭之曰呂震每事悞朕卿等所執停樂最是夫為君以受直言為美不受直言則過益深焉為臣以能直言為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若從震言今悔何及自今遇朕行有未審但盡意言之毋以不從為慮各賜鈔千緡文幣一表裏天順中聖烈慈壽皇太后崩上

見學士李賢所服斬衰與衆異取視之乃知賢服制合古即以為法命宮中悉易之孟冬享太廟適大喪禮未終上以問賢賢言且俟釋服後庶人情事理兩安上從之癸未春上以足疾不視朝召賢曰大禮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可乎賢曰亦須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上至齋宮復召賢曰朕惟俯伏難興欲令一人扶之何如賢曰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成事而還上以母后胡氏因疾請尊號靜慈仙師非令典

欲上皇后尊謚而左右以為不便召問賢賢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然臣之愚必須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之式庶幾稱陛下之明孝不然為虛文上即命舉行尊恭讓章皇后乃英廟嫡母也憲宗即位内臣夏時昌言錢后久病欲專致隆於上生母賢與彭時援遺詔執不可夏入傳仁壽宫旨曰子為皇帝母當為太后豈有無子稱太后者耶時曰今日與宣德末年事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别宫故正統初不加尊號

今日名分故在豈得不尊夏謂宜照例寫讓表賢與時曰臣子誰敢擅寫天子新即位四海顒望凡事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夏作色以為偏向時拱手向天曰祖宗神靈在上錢后已無後何所利而為之所以爭者為全皇上聖德故也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為宜賢等皆曰然夏乃再入請命曰適皇上再三勸諭已俞允矣時等遂執筆書尊皇后為慈懿皇太后母妃為皇太后夏以為疑時曰加二字好稱呼耳非有尊卑於

其間也於是尊號之詔遂下後數日太監覃包至内閣言曰並尊二母本出上意但屈於生母有難言者而不知禮之人且欲逢迎其間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矣時同寮有未發言者有慙色盖此詔之行賢與時之力也及議山陵賢等具疏請建玄宫為三穴夏復執不從成化四年六月慈懿皇太后崩傳旨議山陵時等曰梓宫當合葬裕陵神主當祔廟此一定禮無可議者禮部尚書姚夔贊之曰此正禮也夏獨曰不可慈懿無子且有

疾豈可入山陵只可比胡后例葬西山耳已而上御文華殿召內閣三人及諸內臣入面議時等曰當依正禮上曰朕豈不知正禮是好但於周娘娘有碍故令爾等議務要處得合宜商輅曰外議洶洶若不祔葬則人心不服且於聖德有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了娘娘心亦不可謂孝時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為心先帝待慈懿始終如一今若安厝於左虛其

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庶不失先帝之意夏曰比先閣下議作三位已不允時曰彼時慮有今日故預為此議今須依前處置乃宜耳上雖未允而玉色未和時因曰臣等言未當欲具本言之乞皇上再三申勸聖母以終大事上曰可進來看當晚時等具本進奉有旨令官會議明日禮部集文武大臣議皆云時等言是内批未允欲别擇地於是伏闕哭諫乃行焉語在伏闕弘治初元詔議憲宗升祔及孝穆皇太后祔享之禮議者言

人人殊禮部左侍郎倪岳言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德祖視周后稷太祖太宗視周文武百世不祧懿祖而下以次迭遷今憲考升祔則懿祖神主當祧宜於太廟寢殿之後畧倣夾室之制别建一殿九室以藏祧主每歲暮時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祫祭之制又周禮春官大司樂歌中吕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嫄也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祀而宋元德懿德二太后俱有别廟章獻章懿俱建奉慈殿孝穆神主宜於奉先

殿旁别為一廟歲時祭享悉如奉先殿之儀從之於是遂建祧廟及奉慈殿時惟學士楊守陳獨以德祖比宋禧祖百世不遷為非禮抗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故凡號太祖者即始祖必事之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功而非論其本統也宋之禧祖及我德祖可比商祖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有取於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七廟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以配天而不正南面之位名與實乖

豈先王之禮哉若以降而合食為非禮則王者既立始
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配之固無嫌也憲宗
升祔請并祧德懿熙三祖自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祧
盡則以太祖擬契稷而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前廟
時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議
者不從以太廟之制已有九廟又難於并祧故也十七
年三月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崩上御西角門朝退召學
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門内扉遂闔上御煖閣素幄起

立牀前顧謂曰先生輩上來健等皆至幄内上曰爲陵廟事與先生輩商量健等仰奏曰昨蒙遣太監扶安諭示孝莊睿皇后葬不合禮欲爲釐正此盛德事臣等仰見皇上聖孝高出前古不勝忻慕上袖出裕陵圖一紙指示陵門内有二隧道其一西行北轉而至者爲英宗皇堂虛其右壙而中有道可通往來其一東行北轉而至者爲孝莊玄堂相去可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東陽對以初不知此上因言出自内官所爲又曰内

官有幾個識道理的昨見成化年彭時姚夔輩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為國如此健與遷對曰英宗有遺命錢后與我合葬大學士李賢記在閣下上曰既有遺命當時奈何違之東陽對曰臣等聞當時尚有別議故委曲至此非先帝意也上曰先帝亦甚不得已耳健等奏曰誠如聖諭但今日斷自聖衷勿憚改作則天下臣民無不痛快垂之史冊萬世有光矣上曰欽天監言恐動風水朕不以為然遷曰陰陽拘忌之說不足信上曰朕已

折之矣今日開壙合葬不為動風水乎皇堂不通則天地否塞因以指畫紙曰若如此通則風氣流行惡得言動推一點誠心為之料亦無害東陽賛曰皇上一念孝誠可以格天吉無不利健等皆力賛曰皇上所見高出尋常萬萬願勿復疑上曰此事不難若祔廟之禮尤所當講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慈懿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令祔裕陵配享英廟且引唐宋故事為証臣等如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

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為非禮遷對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上曰事非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東陽對曰皇上當以堯舜為法上曰然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有毫髮僭差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冊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且奉先之祭先生輩尚不知英宗皇帝止設一座每

祭飯一分匙一張而已健等倉卒不解上意但應曰唯唯退思之盖孝莊尚未配食也上曰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為皇太后别祀於奉慈殿今仁壽宫前殿儘寛意欲奉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孝穆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如太廟不敢少缺健等皆未敢應聖意盖謂今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也東陽曰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先帝之意又違羣臣會議會

議猶可奈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為尤重耳東陽曰顧聖見主張得定臣等無不奉行上曰朕亦難於降旨先生輩是朕腹心大臣好為處置健等曰須下禮部令多官議之上曰雖多官亦不敢主張仍須先生輩為之耳健等曰容臣等計議上聞上曰先生輩辛苦且回去辦事是日上稱心腹者三呼先生者以十數健等感激稱謝皆叩頭起上前下板階顧內官啓扉立送而出時尊謚議已進奉旨撰冊未上

几筵健等乃具題本言當時先帝遇天下難處之事羣
臣為委曲將順之詞或者不能無疑乞勅禮部會集多
官再加詳議次日朝退上起立呼内閣健等至煖閣幄
前立問曰先生輩昨日所進令多官會議是幾個衙門
健等對曰即前日進謚議者東陽歷對曰五府六部都
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及詹事府翰林院言未畢上遽曰
有翰林院最好考據古今大典禮須用翰林院又曰有
科道乎皆對曰有上又曰好少頃曰别無說話回去辦

事葢是日專為翰林問也自是每召必於朝退立呼内

閣未嘗呼名二十一日復召上袖出會議本問曰此事

如何健等對曰議得是東陽奏曰未知聖意如何上曰

先生輩如何説健等對曰正是古禮上曰仍稱太皇太

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别廟須如此尊稱為當上曰如何

批答遷對曰須説得委曲東陽曰要見重事上曰然宗

廟事重要見令後世子孫崇奉不缺之意此本隨文書

下來健等曰臣等領去上即以本授健復目送而出二

十二日復召上袖出奉先殿圖指示曰此與太廟寢規制一般常時祭薦皆在此又指其廊間有門通西一區曰此奉慈殿也舊為神庫今廊廡及井俱未動又指其東一區別為門面南五間東西廊各五間此神廚也欲如此建廟可乎健等皆對曰此地最便東陽曰但未知寬窄如何上曰寬窄有數因指其傍小字曰東西幾丈南北二十丈後有牆牆之後有米倉盖較之奉慈殿區深不及八尺皆請曰牆可展否上曰須展之其西偏有井

亭亦須去之耳又曰欲遷孝穆太后併祭於此如何健
等皆對曰甚當再問再對上曰位序如何健等對曰太
皇太后中一室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上曰須在左
後來有如此者却居右東陽曰太皇太后居中乃可遷
奏曰會議本末知今日可出否東陽曰外廷瞻仰此本
已數日上曰正為廟地未定今既定即出矣皆拜出如
前會禮部尚書吳寬亦言周祭姜嫄於別廟詩謂之閟
宫魯桓公之母仲子不得祔廟春秋書考仲子之宫至

宋始有兩后並祔之説然豈後世所宜法哉與上意合二十五日御批云祀享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考古典及祖宗廟制既已明白都准議特建廟奉享仍稱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為定制於是中外翕然稱為得禮惟陵事竟不行盖因欽天監奏歲殺在北方之説而聖意終不釋然乃於陵殿神座移英廟居中孝莊居左孝肅居其右云

醬樂

吳元年七月乙亥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領之入見設雜樂閱試之上親擊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以宮音為徵音上曰何乃以宮作徵邪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和則八音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上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耶升

等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矣上深然之其後命升等撰圜丘方丘樂章而朝享太廟諸樂章則詔翰林諸儒臣梁寅等分為之永樂元年九月詔侍臣曰皇考功德隆盛祖宗樂章未有稱述爾等其議為之於是學士王景等擬述以聞然竟未施行蓋缺典也凡舞用畫干郊壇武舞服左袖上書除暴安民四字亦出聖祖所定久廢弘治中用儒臣建議復之惟中和韶樂司於教

坊誠有如解縉所論者審音以憲古改紀以召和豈有
待於今日耶

定制度

聖祖有天下之初凡有制度命翰林儒臣稽考古今隆
殺之宜以聞令中書省具奏上為裁定於是左丞相宣
國公李善長本院學士陶安集諸儒論建以適厥中自
朝廷以達邦國上下品次第明其等威洪武元年二月
安等奏定天子冕服之制上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

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十一月甲子禮部翰林等官議定乘輿以下冠服之制三年六月中書省臣與翰林院定文武官朝服之制四年正月戊子禮部太常司翰林院議奏上親祀圜丘方丘宗廟及朝日夕月服衮冕祭星辰社稷太歲風雲雷雨岳鎮海瀆山川先農皆用皮弁服羣臣陪祭各服本品梁冠祭服五年五月癸卯親王儀仗車輅成亦禮官諸儒所定也八月乙亥禮部及翰林院議省牲宜用常

服十六年七月戊午詔更定冕服之制先是禮部言虞
周以來冕服制度不一國初所製雖參酌古制然尚未
備宜加考定於是翰林諸臣議上從之二十年冬十月
召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左右春坊大理寺及本院官著
禮儀定式明日禮部以合行事宜凡一十四款上進詔
頒行之二十四年六月己未詔六部都察院同翰林儒
臣參考歷代禮制更定冠服居室制度於是羣臣集國
初以來禮制斟酌損益以聞二十九年十一月詔翰林

斟酌唐宋制度定官民房屋墳塋等第及食禄之家興販禁例為書名曰稽古定制頒行天下又憲綱事類肇自洪武中載都察院十三道御史所宜行者宣德末勑禮部同翰林院考舊文而申明之凡祖宗所定風憲事體悉載其中至正統四年十月始頒行云

定律令

吳元年十月詔修律令命學士陶安為議律官十二月甲辰律令成命刊布中外洪武元年正月大明令刊成

條分吏户禮兵刑工大明律亦如之儒臣奉二書以進
上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於先律以齊之
於後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
人人易知而難犯八月己卯上念律令尚有輕重失宜
有乖中典命儒臣四人同刑部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
取進止擇其可者從之其或輕重失宜則親加損益務求
至當六年十月命刑部與翰林院審定大明律七年二
月律成學士宋濂撰表以進二十二年八月更定大明

律初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將比年律條參考折衷以類編附曰名例律附于斷獄下至是特載諸篇首頒行之

議封爵誥勅

洪武三年十一月丙申大封功臣其五等封爵皆學士宋濂所定始制五等公曰國侯伯曰郡子男曰縣至是罷子男不封惟繫公於國各賜之鐵券云二十三年九月乙未加封中山王徐達岐陽王李文忠三代皆王爵先是命翰林院議侍講學士葛鈞等奏王三代惟本朝

開平王常遇春出自特恩上謂二王皆元勲宜如開平王例自今開國功臣死後俱追封三代其爵子孫非建立奇功者生死止依本爵其券文誥命皆詞臣撰進其稱號曰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武臣者開國元勲也永樂時曰奉天靖難後止曰奉天翊衛其下文多同亦有損益取自上裁者文武官誥命之制洪武五年三月定學士宋濂偕禮部議奏叅考唐宋誥命皆由三省官列銜書名復用吏部告身等印章本朝誥勅既用御寳

則省臣不敢署見勅花樣籤軸制度俱有等第不須改作又宋紹興間工部言官誥院所用綾紙易以偽冐乞下文思院別織一體花樣專充官誥令議於誥尾添織某字號以為關防及取工部神帛勅誥局已造完誥命書寫用寶須於文武官從之九年四月癸卯命中書省兵部定給武官誥勅之制大都督府咨於中書省送兵部覆奏貼黄考監条考同奏附籍部擬散官移文翰林院撰文付司文監校勘奏付中書舍人書寫署名用印

十六年三月中書省與翰林院定嫡妾封贈例詔頒示中外復議文官贈叙之例十一蔭叙之例五二十四年五月辛卯詔定文武官封贈舊制一品封贈三代二品三品封贈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贈一代兵部試尚書茹瑺奏請上命翰林院考古制學士劉三吾奏宋制與今例同詔從宋制又奏庶子襲父職例止封贈嫡母復命禮部翰林院同考古制三吾奏宋制母以子貴庶母亦依所生子之秩封贈詔從宋制六月丙寅命禮部翰林

院議軍官姪男替襲伯叔職事及弟襲兄職養子女婿承襲養父妻父封贈禮制八月己巳瑺又奏言武臣封贈父母妻姓名有以嫡母生母同請有以正妻次妻並書者乃命翰林院稽考古制學士劉三吾言宋制嫡母繼母亡許封贈所生母正妻次妻並封古無此制今議正妻有子無子皆得封贈如正妻無子次妻有子俱從來未有定論上命只封嫡母正妻所生母則從宋制永樂元年十一月乙亥廣平侯袁容嫡母孫生母劉俱亡

獨繼嫡母羅氏在而封贈事例不同上命禮部與翰林院議侍讀學士解縉等議上若所生母與繼母俱在禮難並封今繼母在當封所生母并嫡母俱亡亦可一體追封從之仍命後不為例

考訂聲音文字

聖祖嘗召侍講學士樂韶鳳宋濂待制王僎修撰李叔允編修朱右趙壎朱濂典簿瞿莊鄒孟達典籍孫蕡答祿與權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

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為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詔鳳等奉詔撰成七十六韻共十六卷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濂序之畧曰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從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七音者牙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分其清濁定為角徵宫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

之權輿乎旋宫以七音為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自後奏啓進呈文字點畫音韻並從是書違者有罰洪武二年四月命翰林院定官民書札儀式禁革民間名字有犯先聖先賢大國君臣并漢晉唐宋等字者中書省臣具奏行之若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録凡天字皆作亾云出内閣意景泰中幸太學表内閣自為之中有管窺霄蠡測海句盖亦避天字也與宋宣和時禁君天等八字同識

者驚異殆非洪武舊制矣

議祀典

聖祖之正祀典也首詔岳瀆城隍等神皆削去後世所加封號止從實稱之惟孔子則仍其舊盖崇儒重道雖出宸衷亦有取乎侍臣之所論建洪武元年遣官釋奠於先師孔子定以二丁降香遣官祭於國子監每歲二丁傳制遣官致祭孔子若登極皆遣官祭告闕里二十四年十月乙丑南豐縣典史馮堅言九事内一事歷代

忠臣烈士有功德於民者宜勅有司訪其事蹟俾禮部翰林院考究明白量加封謚上喜而寵擢之然終以往古名臣非異代之君所宜褒贈卒亦仍其舊焉二十六年頒大成樂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造以祀孔子二十八年用儒臣言黜莽大夫揚雄進董仲舒從祀孔子正統二十年從本院議進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八年追封元吳澄為臨川郡公從祀時建言者謂當祀劉因及本朝學士薛瑄内閣劉定之駁二人皆無著述

遂沮然澄實宋進士仕元失節且封郡公爵亞程朱識者非之時學士丘濬嘗著論許衡無益於名教則澄又可知也成化三年用大學士商輅議封仲舒為廣川伯安國為建寧伯沈為崇安伯德秀為浦城伯從之輅又請加孔子以道配天地之號事寢不行弘治九年追封宋楊時為將樂伯從祀言者因謂羅從彥李侗亦當從祀禮部侍郎傅瀚言二子著述視尹焞游酢謝良佐未知所先後二子從祀則三人似不可遺道學所在其可

輕乎乃止先是元年八月侍讀學士程敏政建議欲將馬融劉向賈逵王弼何休戴聖王肅杜預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而增后蒼若荀況言性惡宜依揚雄例黜之而祀王通七十弟子中申棖申黨疑誤當為一人宜存棖去黨公伯寮秦冉顔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於家語亦宜罷去顔子曾子子思配享於殿而父在兩廡非所以明人倫宜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别立一祠中祀啓聖王以杞國公

顔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并邾國公孟孫氏配享永平伯程珦獻靖公朱松量加封爵祀馬祭酒謝鐸建議則謂吳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俱詔廷議之學士吳寛言從祀亦觀其有益經傳否耳茍有益於經傳則揚雄馬融昔皆不廢今何獨廢澄也禮部尚書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頼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説則何可盡廢

七十子名字自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何可臆定於是咸仍其舊云夫孔子之道彜倫而已矣如以經傳著述為道學則顔冉著述安在哉况表章六經始自漢武馬融輩不過剽竊記誦安得專其功較定功德斥去陋儒以正昭代崇道之典斯固輔道侍從者之責也

制名號

聖祖有天下之初即追尊四代考妣為帝后其廟號尊

謚皆學士朱升等所定凡皇子命名受封及公主封號功臣爵名皆學士宋濂等擬奏取自上裁尋又命正天下各神祇名號洪武九年四月詔天下馹傳之名多因俚俗所稱兵部具數次聞命翰林院考古正之凡二百三十二自後凡建置郡縣命名皆以屬焉繼世之時上慈闈尊號上先帝陵號之類必以命內閣會典云凡皇子名及各王府奏請子名親王公主及郡王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封號俱內閣擬奏請旨點用禮部抄出

施行

改元

國初改元洪武出自聖祖睿裁繼世之後始命翰林儒臣擬奏擇而用之太宗即位始擬用永清後乃用永樂自是每朝紀年不復再改盖聖祖始謀之善實前代所未有也英廟復辟召内閣高穀商輅至文華殿問曰今年號宜改否穀對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宜改新元年輅曰年號多與前代同者臣等具數年號請上自擇上

稱善已而用徐有貞等言用天順改元或請去景泰故
號仍紀正統上不從而不知天順亦前代號也嘗搜歷
代帝王以及僭偽每取一字聯之如宋祁年號譜之例
且為詩以隱括曰建元承大寶太上始真王武定開乾
統文明應國光弘仁洪至治崇德本淳陽天地初熙泰
神人正普康晏安同慶久延壽保隆長寧靖成更化中
和啓順章清平河漢景孝義雀龍祥嘉會興貞永豐登
廣顯昌鳳麟重赤白玉露紹青黃通道咸宣意端居拱

聖皇其譜頗多不録然元順帝之子昭宗王沙漠傳二世其年號無從考邊徼盜賊多有建美號者不獨僭偽而已改元之際不可以不詳慎此宋祖所以有須用讀書人之嘆也

擬謚

國初追尊四代考妣為帝后尊謚皆儒臣擬奏請旨孝慈皇后懿文皇太子亦然洪武二十五年詔凡親王及功臣賜謚令禮部行本院擬奏請旨弘治十五年奏准

文武大臣有請謚者本部照例上請得旨行吏兵二部
備查實跡禮部定為上中下三等開送本院擬奏請旨
本部抄出施行親王例用一字郡王二字其文武大臣
亦用二字若官品未高而侍從有勞或以死勤事特恩
賜謚者不拘常例本院官有謚始自洪武末待制王禕
賜謚文節自是曾入翰林者俱用文為謚如胡廣謚文
穆之類亦有以名避者惟大學士陳文謚莊靖翰林之
外得謚為文者魏驥文靖吳訥文恪姚夔文敏葉盛文

莊何喬新文肅皆異數也

翰林記卷七